

征稿:<海韻>文藝副刊歡迎惠稿,舉凡短篇小說,散文,現代詩歌,古典詩詞,曲藝雜談,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,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,文長勿超過千五字,詩(每首)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投稿郵箱: 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,聯絡電話。

人間最美是秋天

羅宗

若問四季之中，誰是最得造物主偏心的那一個，我想，大約是秋天了。它沒有春的綺麗與嬌情，沒有夏的張狂與霸道，更沒有冬的嚴苛與肅殺。它就像一個功成名就解甲歸田的雅士，將自己豐饒的收藏，不緊不慢地拿出來。這份慷慨的美是其他季節模仿不來的。

秋天的天空是第一個變心的。夏日的濃雲不知被哪一陣涼風給吹到什麼地方去了，只剩下湛藍湛藍的一塊，午後，陽光便從這無垠的藍裡毫無遮攔地傾瀉下來。說也奇怪，陽光是亮得發白，看久了竟有些眼暈，可曬在身上那股子毒辣勁兒卻沒了，反倒像是上好的緞子，軟軟地貼著你的皮膚。

大地上的景致變得爽朗起來。田裡的稻禾，齊刷刷地換上了金黃的袍子。飽滿的穗子沉甸甸地垂著頭，風一過，那「沙沙」的聲響，比任何一種樂曲都更動聽一些。園裡的果子更是熱鬧。蘋果搽了胭脂，石榴咧開了嘴，那滿架的葡萄，紫的像水晶，綠的像翡翠。真叫人舍不得碰，總覺得一伸手，便要褻瀆了這份精致的妝容。

然而，若要說秋天最動人的景致還得算是那滿樹的葉子。只有到了秋天，每一棵樹才會顯出自己的真性情。葉子裡的葉綠素是個怕冷的家伙，天一涼，它便耗盡了氣力悄悄地退場了。一直被它壓著的葉黃素、胡蘿卜素這才揚眉吐氣，給葉子染上了明亮的黃、溫暖的橙。而那紅得最燦爛的則是花青素的傑作。花青素的數量多少和溫度以及光照有關係，在霜降之後由於早晚溫差變大，葉子裡的糖分就越積越多便催生出了更多的花青素。

難怪，那山上的楓樹越是經霜便越是紅得發紫。銀杏則永遠是文文靜靜的大家閨秀，只用一把把精巧的小扇子，扇出一片純淨的鴨黃。梧桐也有它的好處，葉子先是綠中透著黃，黃中泛著焦，最後變成脆生生的一碰就碎的褐。一陣風吹過，它們便毅然決然地離了枝頭，在空中打著旋兒，悠悠地落在你的腳邊鋪上一塊五彩繽紛的地毯。走在上面，「沙沙」的響聲從腳底傳來，仿佛是和這土地進行一次最親密的交談。

這樣的景色自古以來不知動了多少人的心。只是，古人是將這類「心」動得太過了一些。宋玉一句「悲哉，秋之為氣也」，便給秋天定下了蕭瑟的調子，仿佛非要在這豐收的季節裡品出些悲涼來才算得上是高雅的審美。歐陽修作《秋聲賦》，說那秋聲是「淒淒切切，呼號憤發」，又說秋天的樣子是「其色慘淡」「其意蕭條」。然寫得很好，但我認為有些詩人特有的誇張和做作。我倒覺得鄉間的農人更懂得秋天。他們不關心什麼傷春悲秋的事兒，只懂得稻谷黃了要割，果子熟了要摘，那種實實在在的感覺才是對秋天最好的贊美

因為秋天的美本就是這份沉甸甸的滿足感。你聞，那空氣裡彌漫著甜熟的氣息——是烤紅薯的焦香，是糖炒栗子的甜香，是新米煮粥時騰起的那股子清香……各種香味和傍晚微涼的晚風混合在一起，凝成了一股踏實的人間煙火氣。

秋天的水也是好的。到了秋季，溪流就變得寧靜起來，水底的卵石與水草歷歷可見，偶爾有一兩片紅葉順水漂來，那便是「御溝流葉」的詩意了，載著無限的遐思悠悠地飄向遠方。

待到夕陽西下，一切的熱鬧都漸漸沉靜。晚霞燒紅了半邊天，把萬物的影子都拉得很長很長。此時天地間仿佛只剩下兩種顏色：天空與遠山是朦朧的紫，而收割後的田野與房屋，則是一片溫暖的金。待到月上中天又是另一番光景，院子裡的一切都像在牛乳中洗過一樣，泛著一層淡淡的光。這時，搬一張竹榻在院中，聽那牆角下、草叢裡，秋蟲們此起彼伏的合唱。那聲音高低錯落、遠近不同，綿密而溫柔，將你輕輕地包裹。

春天的美是希望，夏天的美是力量，冬天的美是風骨。而秋日之美就是一種態度，一種看盡了繁華、洞明了世事之後，懂得如何與自己、與世界溫柔相處的智慧。

它捧出最甘甜的果實也賞給你最絢爛的告別。人間有味莫過於此！

山亭聽雨

陳曉雲

城裡的夏雨，總帶著揮之不去的悶躁。雨落得倉促，砸在水泥地上翻起滾滾熱氣，雨停之後依舊悶熱黏膩，讓人心裡發沉，只想閉門躲涼。可山裡的雨完全是另一番模樣，隨性坦蕩、清透治愈。說來就來的急雨，酣暢沖刷山野大地，掃盡盛夏酷暑，也撫平人心浮躁。

那次山間偶遇風雨、靜坐山亭聽雨的經歷，成了我夏日裡最清爽安然的回憶。

盛夏正午的山村，暑氣悶得人無處可躲。毒辣的日頭烤著山林，四下蟬鳴陣陣，連吹過的風都帶著溫熱的氣息。屋裡待著格外憋悶，我便索性出門，沿著後山古朴的青石石階慢慢往上走。本想往山林深處尋一縷清風，消解滿身燥熱，不曾想，意外邂逅了一場山野夏雨。

山路清幽靜謐，兩旁草木繁茂蔥蘢，交錯的枝葉擋住大半烈日。我慢悠悠踱步山間，只顧著欣賞滿眼綠意，絲毫沒留意天色悄然變幻。轉瞬之間，原本透亮的晴空驟然暗沉，厚重的烏雲順著山頭翻湧蔓延，黑壓壓地壓了過來，山雨欲來的氣息撲面而來。

山裡的夏雨向來干脆利落，從不給人緩沖的余地。我快步朝著半山腰趕，剛沖進老舊的石亭躲身，豆大的雨點就密密麻麻砸落下來。雨珠狠狠打在亭邊的松枝上，噼啪脆響此起彼伏，清亮的雨聲瞬間填滿寂靜山林，熱鬧又治愈。

這座山亭由村中老輩人就地取石壘砌而成，歷經數十年風霜雨雪，石面粗糙斑駁，自帶歲月沉淀的溫潤質感。石縫之間，幾叢淡紫色野牽牛肆意生長，平日裡朴素不起眼，被驟雨細細沖刷過後，花瓣綴滿晶瑩雨珠，色澤愈發鮮亮嬌嫩，在清風雨絲裡輕輕晃動，靈動又溫柔。

亭中早已躲了幾位進山採菌的阿婆。她們的竹編小籃擺在腳邊，滿滿當當裝著剛採摘的新鮮雞枞。肥厚的菌傘白淨飽滿，層層舒展，傘面上還掛著未干的雨珠，帶著剛離泥土的鮮活與清甜。

見我冒雨跑來避雨，阿婆們格外和善熱情。其中一位笑著伸手，從籃裡挑出一把最鮮嫩的雞枞塞到我手裡，一口淳朴鄉音格外暖心：「拿回家煮面、煮湯都好，鮮得能鮮掉舌頭。」萍水相逢的善意，朴素又浪漫，讓微涼的雨天，多了十足的人間暖意。

雨勢慢慢變大，蒙蒙水汽順著幽深的山坳緩緩升騰、漫溢開來。山腳下的小鎮徹底隱入煙雨之中，連片的青瓦屋舍被雨霧揉柔了輪廓，朦朧朦朧、錯落有致，像一幅徐徐鋪展的水墨丹青，淡雅清幽，意境悠長。

微涼的山風裹挾著細密雨絲，悠悠吹進石亭。風裡沒有半分燥熱，混著松葉的清冽、青草的甘甜和濕潤的泥土氣息。深深呼吸一口，滿身積攢的暑氣與煩悶盡數消散，整個人通透又松弛。

亭簷雨水連綿墜落，串成一道透亮的雨簾，隔絕了外界的喧囂燥熱。雨點落在亭下淺淺的水窪裡，叮咚作響，漾開一圈圈細細柔軟的漣漪。靜坐亭中，聽風雨簌簌、山林低語，滿心皆是安穩與安寧。

山野急雨，來去匆匆。不過半個時辰，喧鬧的雨聲漸漸稀疏，最終悄然停歇。烏雲緩緩散去，暖陽從雲縫間灑落，溫柔鋪滿整片山林。一道澄澈清麗的彩虹凌空橫跨遠山，為洗盡鉛華的山野，添上了一抹溫柔的亮色。

雨停風緩，山林煥然一新。我踩著濕潤微涼的青石石階緩緩下山，鞋底沾著松軟的泥土。路邊草叢間，無數細小的蘑菇頂著晶瑩水珠，悄悄破土而出。

經雨水徹底滌蕩，滿山草木綠得發亮，鮮活飽滿，滿目清新。一場匆匆夏雨，干干淨淨沖刷掉整座山林的盛夏燥熱。

從前的我，總偏愛萬裡晴空的盛夏，覺得明朗澄澈，才是最好的風景。如今細細回味才懂得，生活從不會永遠風和日麗，人生亦如山野四時，總有不期而遇的風雨。

那些突如其來的際遇、猝不及防的風雨，從來不是生活的驚擾，而是難得的溫柔饋贈。一亭聽雨，一山清歡，山野風雨洗去的是塵埃浮躁，留存的是純粹安然。

原來世間最治愈的美好，從不在遙不可及的繁華遠方，就藏在山野偶遇的清風細雨、朴素溫暖的人間煙火裡，溫柔歲月，治愈人心。

老街上那座風雨橋

易偉

兒時我居住的一條老街上，有一座風雨橋。

那座風雨橋，是由一根根柏木拼接而成，橋上用茅草蓋著遮陽擋雨的茅草屋，兩旁是人把高的長木欄子間隔著的欄桿和木板做成長板凳。橋下流淌著兩條山谷流下來的溪水。平日裡，溪水很小，這座橋，像一位沉默的老街守護者，靜靜地橫跨在小河上。每遇暴雨時節，山洪暴漲，咆哮的洪水從小河奔騰北去，行走在橋上的村民，方才感受到這座風雲橋承載著鏈接老街東西村民的使命。

若晴朗夏日，中午時節，橋邊居住的村民就喜歡坐到那座風雨橋長板凳上吃飯、乘涼，還有的干脆躺在長板凳上睡午覺。那時的風雨橋，就是村民上午放工後閒聚、聊天的場所。橋上的茅屋雖然簡陋，卻為村民提供了一個遮陽擋雨的場所。我很喜歡午飯後跑到橋上來湊熱鬧，聽大人們講述街上發生的那些奇異怪事。

街上一家小伙子結婚，抬嫁妝的年輕人到新娘家把嫁妝一抬，匆匆忙忙跑在接親隊伍前面。他們躲在一個隱蔽處，把「喜報箋」裡的紅糖給分食了，然後原封原樣地包了一包河沙。等到婚禮時，有人故意弄破包裝，讓河沙流出來。新娘子以為家裡真是陪嫁不起一包紅糖而用河沙替代，羞愧地在婚禮上嚎啕大哭。過了很久，才知道是抬嫁妝人做的惡作劇，她自己也苦笑不已。

有人繪聲繪色地講述夏夜在山上守包谷，防止野獸偷食。睡到半夜，突然聽到狼群就在他們睡的不遠處嚎叫，嚇得他們抱起被子就朝家裡跑。

有人真憑實據地講述老街上一個接生婆，晚上被「鬼」請去接生……讓人聽了毛骨聳然的離奇故事。

聽著這些故事，看著大人們一碗一碗地把飯添來坐在橋上津津有味地吃。

隔風雨橋不遠處有戶人家，男主人是小隊長，他們一家大人小孩都喜歡把飯添了坐到風雨橋上吃。有幾次從他們家門口路過的村民，看到雞子跳到桌子上去吃菜，大聲喊他們。坐在橋上吃飯的這家人，女人指望男人，男人指望小孩，坐在那裡各吃各的飯，沒有一個回身去趕雞子的。有時還是喊他們的

村民，干脆跑進屋裡把雞子趕到街上來。可趕雞子的村民從屋裡一出來，那群雞子又急匆匆地竄進了屋。坐在橋上的這家人，一直要等到自己碗裡的飯吃完了，回屋添飯的時候才肯把分食他們桌上菜的雞趕走。

那個年代，由於糧食緊缺，從來沒看到過村民碗裡盛過一次稠點的稀飯，更沒看到過忙碌一年種植水稻的村民碗裡盛過一次白米干飯。每頓大碗大碗地盛著參有菜葉稀溜溜地能「照人影子」的稀飯，在橋上津津有味地順著碗邊往嘴裡吸邊舔著吃。

有一年，老街上買了一輛手扶拖拉機。手扶拖拉機就停在橋西老街上的一座老廟裡，進出都要經過那座風雨橋。沒過多久，手扶拖拉機的車廂就把風雨橋的一個柱子撞歪了。橋上的茅屋也斜了，茅草掉下後露出一個大窟窿。沒過多久，那座不知什麼時候搭建在橋上遮陽擋雨的茅屋、長板凳和欄桿都被拆除了。

走慣了有欄桿橋的村民，特別是小孩，突然走在沒有欄桿的橋上，總是戰戰兢兢好不習慣。還有小孩因為橋上沒有了欄桿而掉到橋下。好在橋面不高，掉下去的小孩都沒有大礙。

很多年後，遇到了一個兒時的伙伴，他扒開頭髮裡的一條疤痕對我說：「你們在前面跑了，為攆你們，我沒注意掉到橋下，頭上還留了一條疤痕！」

「我怎麼一點印象都沒有呢？」

「你們在前面跑的影子都沒有了，哪還管我掉沒有掉到橋下去！」

有一次，生產隊裡的耕牛走到那沒有欄桿的橋頭，象受驚了一樣，扭過頭就朝回跑。是生產隊的「使牛匠」拉著牛鼻繩，後面的村民連推帶揪硬是把耕牛生拉硬扯地拽過風雨橋。

後來，我離開了那條老街。據說那座柏木橋，是在河道治理的時候換成了混凝土拱橋的。以後我每每回到老街，走在那新修的混凝土拱橋上，我都要駐足觀望。回味一下躺在風雨橋長板凳上的悠哉，看著柏木縫隙下流水的愜意，爬上橋柱子上的興奮，聽著大人講鬼怪故事的驚恐……

那座風雨橋，給我留下了太多的記憶！

贛江源頭秋溪美

賴經南

秋溪，贛江源頭的千年客家古村。它坐落於江西石城縣西南端，踞贛閩之交，背靠蜿蜒如黛的武夷山脈。作為贛江的濫觴之地，清淺的溪潤自岩隙間滲出，春映桃花，夏漾綠荷，秋染丹楓，冬凝薄冰，一路穿林越谷，終成奔湧千裡之勢。此地自古便有「閩粵通衢」之譽，斑駁的青石板路印滿了滄桑的商旅足跡，昔日馬蹄聲碎與今朝車流繁盛交織，見證著千年的歲月流轉。

每次歸鄉，總能感受到撲面而來的溫情。村中阿公叔伯神情從容，婦人姑娘活力盎然。指尖翻飛間，客家擂茶的清香便漫過了深街長巷——茶葉、芝麻、花生悉數入陶鉢，以樟木槌細細研碎，沖入沸水，俾得一碗甘醇。這既是至誠的待客禮數，更是深厚的鄉土滋味。鄉親們臉上的笑意，恰似贛江源頭的溪水，看似涓細，卻蘊藏著奔湧不息的力量。

秋溪，我的故鄉，是江右古城、客家福地中一顆溫潤的明珠。建村近千年，其名未改，因地處兩省交界、群山環抱，得以留存最古朴的氣韻。一座座巍峨的祠堂，在飛簷翹角間凝結著歲月的印記。這份宗族的力量，在蘭公祠的重建中體現得淋漓盡致——青磚黛瓦映照天光，雕梁畫棟承載祖訓，門前石獅威嚴鎮守，階前青苔暈染時光，讓秋溪的人文格局煥然一新。

村裡的老匠人至今仍堅守著客家竹編技藝，翠竹劈成細篾，經緯交織間皆是匠心獨運；田埂邊的古樟樹下，客家山歌悠揚婉轉，「阿哥放牛上山坡，阿妹采茶唱情歌」，這原生態的泥土芬芳，成為了古村最動人的聲韻。

秋溪的厚土，深植於血脈與信仰。這裡被尊為「世界賴氏發祥地」「賴氏第一村」。先祖自中原南遷，見秋溪「山環水抱」，便結廬而居，鐫刻下「耕讀傳家」的族訓。宋初源軍公化解閩贛宗族紛爭，仁德載入史冊；清康熙年間松公孝行感天，御賜「孝廉方正」匾額，至今高懸於崇恩堂內。抗戰時期，明遠公投筆從戎，「寧為玉碎」的誓言激勵著代代後人；建國後，教育家賴啟基返鄉辦學，「捧著一顆心來」的奉獻精神深深融入了宗族血脈。

這片熱土更浸染著紅色的基因——1931年，紅五軍團在秋溪進行整編，古老的祠堂曾作為臨時會議室，蒼翠的古樟樹下也曾回蕩著紅軍戰士氣壯山河的吶喊。

秋溪的活力，綻放於四時的節慶之中。正月十五「食七種羹」，祈願新歲五谷豐登；元宵之夜舞茶藍燈、耍龍燈，茶藍舞步輕盈如蝶，龍燈翻滾如真龍現世。

次日「菩薩出巡」，鑼鼓喧天，這年才算真正過完。八月初一，客家采茶戲輪番上演，清脆的唱腔穿過古樟，戲裡戲外皆是一派祥和。春日梨花節千樹競放，秋日豐收節稻浪飄香。婦女們穿上精致的藍布衫、繡花鞋，孩童們提著花燈歡快穿梭，清脆的笑聲在夜空中蕩漾。

